臨齋集

卷二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上瓛齋朴相公 珪壽○癸亥元月二十四日

贊奎遐荒一介書生耳自顧平生百不肖似但有不泯之天自切好懿之誠頃嘗獲親有道粗聞緖餘而合下才魯行之不力居然四十無聞斯迫又於令公講服盛名爲日久矣一拜之願耿耿在心踈遠之跡無由自通將恐餘生終於不遇無以事大夫之賢幸於往冬始得踵門瞻望德儀庶幾我心則降若將攀際高風遵習旨誨以遂夙昔如渴之願而親老在堂

情私日促旋卽告退漠乎雲山回首天一涯矣惘然如失惄然如痗前期又從以未易則豈不爲此生遺恨乎所冀賜以仁言俾之奉持警策得以終身行之是豈非君子成己成物之功乎

上巘齋朴相公 乙丑閏月十四日

日登 經筵已多啓沃之義而至於講明尊攘之義尤朝野所欽仰台監自有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然際遇 聖明展布志業仁澤被于當世亦昔賢所至願而不易得者切爲台監願焉我 朝五百年致治之盛三代以下所未有也立教崇儒非今

日急務乎世俗毋言儒者不適於用此須不知喫飯當用是也夫儒者範俗之表而教之所由生者也從古治隆之世何嘗外是而其有能爲者乎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束世於禮義廉恥之中惟儒者能之

上心庵趙相公 斗淳○癸亥三月二十八日

贊奎疎賤之跡升遊國庠于茲十八年所嘗自以爲工文藝取科第未足以盡儒者事儒者之事爲己而已遂欲盡讀天下之書盡窮天下之理以究極乎成己成物之功而庶幾不虛作一世人然後出而需世未爲晩也初心發願蓋不草草而奈此駑質未化驢

跡不移重以家貧身獨上奉八耋兩親滫瀡之每爲
憂世故之每爲累固未可一二言而居然四十無聞
斯迫矣但負心之爲可哀其虛孤師友之望是所兢
懼處也然此猶屬自己之私亦何足恤第一心頻頻
中夜撫枕有所謂漆室嫠婦之憂者于冒威嚴敢此
仰陳夫古之治天下國家者莫不以敎化爲大務家
黨遂國俱有敎之之地民生八歲皆入于學是故天
下無不敎之民旣天下之民靡不從敎能明諸心修
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
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罔不盡其分焉此治隆於

上俗美於下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躋一世於熙皥者
也教之之功豈不大矣乎我 朝立國來五百年
治謨教術彷彿乎三昔禮樂文物彬彬乎可觀而尊
王黜霸衛正闢邪此其第一義諦 宗社賴以奠安
生靈賴以有庇以至于今今日在朝公卿大夫孰非
祖宗名臣賢相之後在野羣黎百姓孰非 祖宗化
育之赤子鄉之校院國之館學孰非 祖宗教化導
率之具而奈之何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異言之
紛拏喧豗一如古人之所言也贊奎遐外之賤他餘

不敢知姑以鄕曲閒目下事言之邪術鴟張彛倫斁
敗廉恥日亡義理都喪輾轉層激偸頑乖習至往年
民變而極矣民習如此誠極痛悪然追其本則非但
斯民之失也在上者亦不得辭其責也然則不敎之
爲患豈不大矣哉風敎旣墜絃誦已絶後生小民雖
欲聞孝悌忠信道理之說孰從而聽之民俗歌謠古
所以採之列於樂官以驗治道者也而今之閭巷中
爲隊齠齔荷衣同携搏髀節掌曰呼邪嘔啞於道路
者盡嬈娼淫褻之辭往往誨以聽之者認以太平風
流歌曲此雖細事可以觀世變噫天下之物莫不率

敎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敎而化之之民也以古所
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以
台慈愛君憂國之切處今日輔相之位必有深居憂
嘆忘寢與食者矣曷不思所以挽回頹風興復舊敎
之道也台監旣一日在朝廷則有一日之責安國家
於盤泰塞百世之公責其不在玆乎環東土三百餘
州州有校焉有書院焉皆爲養士而設而無養之之
實矣宜少倣古置生徒焉置敎授焉移其酒食之費
以供虀鹽之資則廉讓之風振紛競之習息不須撤
毁書院之不勝其多而其弊自止矣又遵先儒之論

而頒行鄉約隨時之宜斟酌焉則今之斯行道之斯
從安有逆覩其不能而初不舉措也其不至於循例
應文之具則在上之人處之之如何耳勿謀姑息久
久成熟教從化被風齊俗一突滲滅悖亂息邪說闢
三代之隆可指日而待也夫如是則人材安得不興
仕路安得不公政事安得不治竊伏聞 聖學高明
經筵日開此實朝野之慶伏望台慈誠以都俞之暇
一言建白其無不聽且從明甚閤下其圖之

上桂田申相公 應朝○丙寅十二月十三日

洋變追惟夢愕不有我人之爲奸細豈至彼賊之敢

猖獗乃爾乎哉異端之害從古何限而詎有如今日所値乎不有春間懲創之舉則幾乎燎原之火不知至於何境顧其爲術妖邪斁倫滅絶稱事上帝先絶祖先之祭祀驅一世於禽獸之域卽此一款雖愚夫愚婦知其無可惑之事而往往識字者迷不知反亦獨何哉妖言以惑之搆兵以脅之卽從賊之近來長技則爲備先事之慮無致後時之悔是其目下急務也豈謂其旣退而晏然不以爲計哉竊謂闢邪衛正之道有一焉各邑選文學忠義孚著者各五人於其邑分五部見今坊里仍置無改但隨其東西南北而統於部而五家統之法不得不嚴明團束

各率其所部子弟修之以彝倫明之以正學暇則習射講武爲並用長久之道如有警急各糾率赴義統於邑宰無有渙漫離散之地則人心管束邑勢倚固此必然之理也未知盛筭以爲如何漆室嫠憂徒有耿結臨書漫及倘無僭妄之誅

上桂田申相公 甲戌十二月十三日

往年替修上問時則門下膺箕西之命矣今春以皇廟事作日下行八三清蹕高門但見庭草交翠怪石磈磊而未挹光霽有虛過泗水之歎而已伏惟歲暮台體若何向來西都民物舉被文翁之化而還朝

之日果無無使公歸之願歟覺奎近年來又作竊餼而外事汩沒盡是口腹之累書安得不廢學安得不蕪遽過蘧瑗知非之年終愧一生無聞之歸愛我韶問下廳爲惆惻而有所警策之矣　聖世太平每有杞憂嫠歎是亦安不忘危之意也見今海波雖恬鷄音尚惡使趙重峯先生在者其先事預備之請必有剴切痛迫者矣今州縣營鎮陰雨之備極其虛踈年前所繕修者盡屬文具無一可恃言念及此不覺寒心夫子答爲邦之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聖人豈欺之哉以門下炳然丹心何不一爲建白也

上立齋宋相公 近洙○己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嶠湖風雪逴乎半千里之程翔鱗俱絕候問莫憑伏惟至沍動止百福位益高而身益卑身益卑而名益尊其平昔所修養可知一國之所注仰尊門者以道脉攸存世道攸賴耳伏幸彌勉進修益蘊經濟以副蒼生之望

上海藏申判書 錫愚○庚申九月九日

出疆有 命辭陛在邇萬里之遠浹歲之久跋涉撼頓預切伏慮顧今天地純坤九野之閉塞久矣吾東士大夫立于朝而不得免此役者存忍痛含冤迫不

得已處善惡則是亦微陽消息終有可復之日庶幾其求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亦爲門下獻祝者也此箇義理磨滅不得如風霜剝林碩果不食所以近世之黃越汪佑李需霖兄弟生于其間猶能晦遯自貞枯死無悶讀其書可知其人焉未知今亦有如此豪傑之士在否而得以一見焉則與之講麟經之第一義而論天下之事如是則何但門下之不虛作此行其爲國家生色固萬萬矣拱而俟焉

上海戴申判書 癸亥正月二十四日

守東齋記多有進學修業之箴規受賜大矣伏惟台

體百福贊奎竊伏窮巷奉老粗遣而被格故所妨秦
無以肆力於所志用功之正好於閒處靜處者固知
非古賢定力有難遽議且愚陋凡下如贊奎者其警
策收拾舉頼於強輔規誨之地而窮巷僻陋教術弛
廢後生末學倀倀焉無所於資是豈眇余鯫生所獨
嗟咄者哉實當時賢人君子之所共絕悶者也顧今
世道日非將有分崩瓦解之憂憫時如台慈者而猶
尋常憂歎置之無可奈何而不一倡議建言思所以
興復挽回則國家太平恐無其日矣台監旣一日在
朝廷則有一日之責安國家於盤泰塞百世之公責

其不在玆乎先儒有言一時之功名易千載之事業
難事業之大而難而易於今日者孰有過於此乎今
之學校書院遍滿三百餘州者皆爲養士而設也養
士之有其具而無其實豈化俗之道哉客冬賛奎之
在洛下也伏聞　聖上日開經筵論道求治固不勝
私喜而及歸畎畝田翁野叟疲癃殘疾之人莫不蹈
抃相賀思見德化之盛此可見秉彜攸同敎之則復
入皆可以爲善於此可知矣及今自上罷科擧用人
之法申嚴法令令列邑校院各置生徒又立師表使
之修明倫理以經學爲主講究治國經邦之道及其

業成取以用之實心道率無止爲備例之歸則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如此而世俗不美國家不治者未
之有也此非創立別規即不過遵先王之舊政而修
明之者也士風丕變習俗自美人材日興今之所謂
民擾不足以爲憂矣伏望台慈於侍講之筵以一言
建白朱子嘗曰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
己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今爲台監望焉欲與
教焉而若上之所以施設下之所以奉承亦一般同
歸於循例應文之具則其不能革改今日之弊明甚
亦復奚用爲哉昔於台監按嶺之日勤於訪士會以

詩讀至今場屋摘句之士尚誦心經省曩年一時勉率之功況 朝家之令乎伏望台慈勿以爲往生迂濶常談而廢之焉

上徐判書 憲淳 ○ 癸亥二月旣望

恩荷 簡心光膺重寄竊伏爲公朝賀得人而在台監自不無區區私憂也見今民病膏肓騷訛日滋雖有 國家往年之一大更張而猶不至打疊定頓者其情不但以一時氣運所驅亦因窮苦莫甚無所控訴而致然耳不審台監將何術以處此伏爲台監憂之而未敢遽以隨衆獻賀也伏念今日士大夫立于

朝而始終全德位望俱卲如閤下指不可以多屈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公而不知有私其於治一省乎何有佇見全嶺民物庶有回甦之望伏祝而亦爲嶠民賀也

上徐判書 癸亥五月二十六日

百日試於勸士末也猶且苦心秉公此近來鮮有事人情翕然大抵易於化俗而悅服人者有如是夫伏願愼終厥德以求終譽焉仍之有數陳者自古爲治莫先於敎化我 國家所以五百年致治見稱小華者此敎化之力也夫敎化之方在於養士養士之要

在於講學講忠孝之道學忠孝之行使人皆知親上事長之不能一日無也則教行化成風齊俗一民安得不善世安得不淑士不教而失操志民不教而失恆性轉輾胥溺群寐皆醉則不知畢竟漾泊於何等境界台監既仰分南顧之憂今日全省之濟塗炭而奠衽席者非台監自任之責乎先之以敎化撫之以仁德威之以刑法不幾月而可以復古所稱鄒魯之俗矣下之不失爲今日嶺南而其效萬萬不止一時已矣今七十一州州有鄕校焉有書院焉有社塾焉選列邑之士使各於校院社塾朔望會講以經學爲

主叅之以治國經邦之道拔其尤者俾赴科試不叅者停舉則士習自有漸正之道士大夫風俗一變能綱紀小民上下相維雖有變無土崩瓦解之勢此其自然之理也嶺俗雖不古用此道也猶有易治之望又有大可懼者目今邪學有東有西誑惑黎元漸爲熾蔓從此億萬蒼生不安之兆已見矣天地飜覆人類爲禽獸必有其日矣有志經世者豈可晏然而不爲之救哉伏幸以闢異端與正學爲己任焉與其使
祖宗赤子不敎導之任其陷溺於無狀異敎孰若修
祖宗舊典使之興行於禮義廉恥日遷善爲三代之

民也贊奎蒙荷愛眷厚且久矣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而書生之說每近迂濶然正朱先生所訓區區之心淚以古人之事爲望而不復以此世俗之常態自擬者也伏望恕其僭而留神焉

上徐判書 戊辰十一月九日

湖西歸隱非愛蓴鱸只出於君子敦良之義而伏想象魏之懸寤寐耿耿有不能自已者矣今抱雙玉行餘之力克勤讀書乎高梁溪之言曰子弟甚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是爲賢子弟今日台監所厚望于後者亦在是耳孰師之賢亦難其

人而師者所以熏染也陶鎔也近來士夫家待塾師無如古呂滎公之焦先生則從何以化導成就也台監旣不能安於朝廷而退而耕於野則敎子課孫爲後日門戶之計此其急先務也古人云生前極富貴不如身後好子孫豈非理到之言乎

上徐輔國 憙淳 ○丙辰三月二十七日

使事告竣 恩命已復伏庸欣祝南土遡矣恨不克湥燈陪話仰聆天下消息也今之士大夫之爲此役者孰無含忍迫不得已底意思而一涉遼薊自不禁山河之感金臺灑吊古之淚黃河量回淸之期燕趙

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宋明遺黎之或鬱鬱不得志隱於屠市或守死善道晦於草澤者必有其人矣其人存則求其人其人沒則求其書人與書俱得以見之否贊奎在萬里之外求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所願見者唯有書耳有好文字寄諸歸橐者可蒙一二下惠

答李判書 參鉉◇乙丑七月十二日

厠伏闇底獲被愷悌之化受賜亦已多矣又手命以寵之殆弊帚重鼎顧駑馬增價揆分過度惶愧欲鑽地逃也雖尋常書問以大夫之尊而先之於韋布之賤

此今時之所未有也風義所及其利博矣豈止贊奎之苟德己也鄉飮之禮此古人取以備酒禍也其爲禮也足以正身安國故孔子曰吾觀於鄕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若行之甚盛擧也嘉會也庶幾一日風動四方雖如鯫生豈不樂赴堵觀之列哉但速之以鄭重之敎敎以責盛儀則又瞿然却顧罔知所以爲計也混側樽俎之間猥從介僎之後贊豈其人哉夫舟之赴水也任之則順流挽而溯之則逡巡而洄爲其非所長也贊之赴斯禮也何以異於是然旣有命未敢違慢謹趍造以聽進止焉

與李判書 乙丑七月晦日

晩暮筋力得遂禮於拜揖升降而不以爲惱者有以見定力攸存區區伏慰向日歸路得之耳目雖輿儓婦孺亦皆禮云禮云至如街上齠齔相携呼邪者又能拱袖相揖互稱飮禮雖是戲劇大抵禮化之易入人也如是旣知酒之爲禮則可以推日用萬事無乎不禮而知所循矣其爲效顧不大哉

答李輔國 載元○丙戌四月二十四日

降屈感重俯賜手敎敎詔之意勤懇如此感懼來并莫省所以爲計欲進身乎則怡然承當有何所拕欲

逡巡乎則違迕勤命已極逋慢是贊㙜六十年來最難堪處也然一士出處亦自有關非謂贊㙜之有關乃 朝家所以處之者有關也何者道德經綸之士環畿湖磊落相望森如林立玉何必崐崐然後美焉奚必冀冀然後良今求士而不彼之卽而獨此是强未敢自保其萬一如其非是豈但傳笑四方而已彼隱淪需世之材將長往不返不欲相混側於其間朝家所以處之顚不有關也哉贊㙜學未知方懵不曉事假使冒昧一進陋俗之質不足以供周旋癃殘之態適足以增醜栓萬目盱駭十手叢指詎不有玷

於知人之明而反或爲妨於求賢之路耶貲之爲人也貲旣自知猶復强顔或邀倖於爵祿則欺國罔上焉可逭也事君之義決不當若是伏望台監勿以虛聲取人任他自在俾得以處畎畝而樂堯舜之化不勝其厚幸

與徐判書 相鼎◇癸酉七月晦日

義莊節目因僉議畧有貢愚下覽後賜以一定之規大抵此事使闔宗共濟渾和然後可耳示敎莊誦百回有以見述先啓後圖惟永遠之謨深且切矣其敦睦之如此處宜之如此置人腹心之如此顧吾宗無

以仰酬其十一於百千是可歎也贊奎生平自居要做理勝人不欲要做氣勝人所以一副揣規未敢以已見或先於宗族鄉黨之間而比之過反少毅然壁立之像非可媿處乎

與徐判書 承輔 ○丙子

嘗耳得於士友間手不釋卷步不枉尺惟門下爲然此曾所欽仰而尤喜此世間公論猶自在也士大夫躬行之化於敎民成俗即桴鼓影響其於世敎豈小補之哉近來庠序之敎弛而莫振鄉黨間絃誦絶而不聞其或窮鄉僻村不失古樸者有一二書聲則往

往嘲笑以中村中村者常人稍好者之稱世態如此
其將如何究竟

與閔判書 泳穆○戊寅十月

同門長德之在實師之列者次第凋謝斯文世教之望無地可屬惟令公德業文章遠輩古人致澤之術富有其具也得君行道非令公素所蓄積者耶一時之富貴易得千載之事業難期彌勉自任克圖悠遠如何非敢阿好爲亦所以勉而進於是矣幸有以澄省焉

與閔判書 己卯十二月十三日

兒子自門下還道門下留守南城南城國家保障之地追思丙丁之役早有綢繆勝籌豈至有城下之羞乎千古志士列裂眦事也今茲台監光膺　聖簡應知所以處之也台監舊是林下讀書士其爲志何嘗不以功名事業爲久大之圖乎而未知今日所做與所得果副前日自期自待乎

與徐輔國 相雨 ○乙酉六月二十七日

奉使海濤萬里之外往返泰平令公繹禍纔三四年而位望俱尊朝野注仰如非平日所存之實有以範圍者何能致此彌自勉勵當時之急務非內修外攘

乎擔民國之責鞠躬盡力無徒慕乎一時之榮名漫留心於百世之事功贊奎年已六十有一此輩已束之高閣久矣只當挈家竄山種藷采葛以資餘生且願少須臾無死復見國家泰平歌詠至治庶幾其有日乎

與趙參判 東學○乙卯南至日

公退之暇做甚工夫讀何經書施政出治致君澤民之術蔚有範圍爲執事所期望者不在於一時名位之爲人所艷而實在於百世事功之爲後人所仰益勵于志彌勉乎心俱是十年前白面書生同年道榜

而後不幾何執事玅齡蜚英翺翔于金馬玉堂之上贊奎依舊一布衣也窮通塗殊雲泥逈隔其亦有前定者存耶自顧半生蹉跎將何所成日負素心無復四方之志秖當晦身嵁巖寄生畎畝與山翁野叟課農學圃暇則讀古人書以畢餘生是爲所矢願儻或以聖世之逸民許之耶

答李判書 道宰○乙酉六月二十七日

贊奎與令公其始交也以布衣而傾蓋一朝合也綱輪與驄非所慮到貴賤既殊途雲泥知逈隔則復不敢名姓自通而然終不能無一言以悟令公令公令

而後知贊奎之爲人焉耳乎嫫母之醜非粉餙可移
而人人所共指也豈宜以無實之名以至上誤 君
父之聽而傳笑四方也所幸 聖明早已燭照無遺
而令公之言適以未副耳以令公之才識器量猶知
人之明有或未易則他尚何恃而謂易知而得人盡
也竊恐今日用人取之欲博而博而不精則無益於
將來而有損於目下耳今之士大夫皆五百年食祿
之家値玆 國家多事之會夙夜靡盬忘身與家而
惟知有公有國則扶傾持危卽俄頃間事而祈天永
命於是乎在矣 國家泰平以享無彊之福而不

此之國漸至頹圮敗局無復著手處是則今日士大夫恐無以辭其責也謏書非職之言及於分表伏惟今體何如乃心王室鞠躬盡瘁如令公亦復幾人朝著之上善人林立則不待功利之說而富強之道自舉惟是之祝讚耄今六十一歲人已無望於當時亦何心於後世哉但平日所耳食於師友間緒論者迺聖賢所垂示治平之術粗窺豹斑收拾糟粕擬著數編爲後人覆瓿之資而此亦神識昏短精魄遁墜無以自力回顧一生茫然增懼而耳所冀小須臾無死得見 國家之泰平以歌詠至化於畎畝之中

與李判書 辛卯陽月廿六日

臨紙徘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賢路崎嶇從古無奔奚獨令公爲然然後見君子彌勉處坎之道終遂王成之美舒情晤懷無如的書能留念天心至仁令公豈久於斯耶

答李判書 丙申十二月

世界一大變局便同瞿塘灩澦士大夫處此必有精切權度古人云女不私人可以爲婦士不苟進可以爲臣此非其不易之名言耶君子大節出與處耳於此濶畧復於何可觀故曰功名在一時精神在千古

聊復誦之

與洪承旨 時衛 ○壬子六月廿七日

所諭文温繹幾許遍又殿以何言人於得科後便謂能事畢全不讀書乃於詩律書札惟無用之務是務豈致君澤民之道爲在是耶高明必不有是也竊覵高明英邁之氣溢於儀表已非俗下氣象其將來事功不但止於一言一事幸日親義理文字使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以爲國家需用之具則其爲世道之幸何如哉朱先生雅言爲學與爲治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

今日所存斯訓也寔吾輩所遵述者也今高明日夕親炙於函丈之間於入德造道之方行道致治之要與夫用舍行藏之義無一不精明講熟程子曰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旣學便須知得力處高明之著力得力果不在玆耶

與尹叅判 泰興○甲申元月旣望

四十年辛苦讀書正好今日受用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束世於禮義廉恥之中非士君子之道乎千萬勉旃贊奎今年滿六旬無復有四方之志惟枯死嵁巖以獻靖于前修而已

與尹方伯 滋承 ○ 癸未二月卄七日

恆以未得一拜爲悚今當還朝瞻望檐帷下懷靡及是則唯屬我私全嶺之民莫不如嬰失哺借恂之願恨莫之遂也上輔明主下安黎民台監素所蘊抱之志正笏巖廊功成名立而待到年至致仕歸老江湖之日幸得進身軒下用寫如渴之悰未爲晚也

與金方伯 明鎭 ○ 庚寅午月九日

向也一拜縱遂旣覯之願在普痛受衰之班無以攄盡平昔所慕誦者則尚庸歉悵若未始有拜耳第有一事仰聞者昔仙源先生與此鄉諸賢講會于研經

之愛蓮堂堂在畫巖洞天退陶詩曰畫巖形勝畫難
成立院相招講六經從此佇聞明道術可無呼寐得
羣醒蓋先賢之往躅宛爾遺芬餘馥至今未沫而院
已毁而堂亦墟矣地何忍荒水何忍廢擬與一鄉士
友復修鄉約創築數椽更治蓮沼以寓羹墻之慕而
顔白首竆拙無以爲力且今人風義不及於古此難
與世人言而秪向閤下道也今閤下還朝有期又無
能爲之經紀此可爲悵然有志竟成豈終無其日耶
嶠南風氣所囿議論有偏而至於好懿天下古今所
同其邦數千年忠孝節義道學文章之盛亦有如尊

門者嗚乎文忠先生當日之志不止以國家之危迫在呼吸念天下事無復可爲者堯舜三代相授之九幅神州將不免爲氈裘之域於是先生慨然輕一生於鴻毛重九死於泰山以扶植天下萬世義理之重夫前日先生杖屨所過山川草木皆有精彩況乎襟紳士林者哉而此地烏得無諸先賢寓慕之所閤下烏得不勉其成也冠章甫衣縫腋者又孰不樂聞而樂爲之哉

答金方伯 庚寅六月五日

練祥禫退行 國恤卒哭後而一月之內並擧三祭

終恐未安況以一望之內乎九月始行練則用小記
及曾子問次月行祥之節當以十月行祥而禫已過
時不禫已耳雖曰不禫就吉擬於禫祫恐宜令以當
禫之月在九月而又望前旣不得卜日望後始行練
則祥禫同月雖有可據練祥禫之並同一月其有可
據乎不但苟簡恐非禮意練祥自是異月以象三年
之義也
出嫁女除服當在初期日未宜拖到退祥時禮之所
嚴情有所屈豈可遷就月數以情掩禮也
生辰祭創於馮善而實自周元陽始周甲異於常年

安若用享伸情而終非禮之正也況又 國恤廢祭
之日乎

與李方伯 鎭永○辛卯五月十一日

夙仰山斗獲瞻光霽私心感喜但降屈威尊寵耀逢
籧罔非贊奎之自欺欺人罪難容贖鄉飲禮禮俗相
成無有是過閣下淩意行之甚盛舉也嶺士名勝林
立相與之周旋於樽俎之間尤有精采是在閣下誠
禮之勤

與李方伯 壬辰七月二十日

俯詢鄉射節近世全無講行耳目生疎行之甚難然

旣有其禮行之則得而但名物度數之間有難專泥於古取衷於煩簡斟酌乎今昔庶可得行以今九一日證期謹聞命矣而此禮不必專責於枌林今地主旣承 召王堂以古貢賢能之意禮賓而行之恐好閤下其圖之至若周旋於節目之間者贊奎與諸生亦未敢辭

與李方伯 壬辰九月

返駕經宿旬宣台體無告愆所經道塗籬落田疇之入望不至荒凉蕪廢而衣鶉形鵠無告之氓果無滿目愁慘以愛觀則可愛以哀觀則可哀安之爲邑在

大小白下山川秀朗氣色淸淑名塢大村鋪置如碁面皆衣冠舊族世奠厥居往往有讀書談道承守緖業未易一二數也其果搜訪致問用存下愛之風歟

與李方伯 壬寅八月廿三日

彌加恢廓之公益懋剛果之斷則行一事施一政吾之志未始不行乎其間是亦道行矣濟之不能咸施之不能博在用舍之間如何非在我者矣惟盡吾職分之所當爲仰答 聖簡

與李方伯 容直○癸巳八月六日

禮大夫有賜往拜其門若屈辱先之則其躬進回謝

可知然而澹臺之不入偃室德公之不入城府先儒皆與之何也贊奎非欲猿猴效人亦不敢蕩弛其閑

與李方伯重夏○丙申八月十三日

以大夫之尊先韋布之賤此古人風義所施於彼姝子者而今焉施之非其宜而況禮無不答偃蹇自慢是何道理靜言思之求說不得所幸君子度大旣善恕而又勉與之是亦成人之道術也

與地主李㚆聖烈○丁亥五月日

旣荷以德之愛當竭剖心之告請悉陳之人孰不欲其官之善故城主之善故一邑所共幸也人孰不欲

其官之愛民也城主之愛民衆人所共怙也之怙之幸民固與人同矣獨於城主尤切哉而乃若民之私心自有別焉後學之於先賢苟得一言之覺而不差其正路則是罔極之恩而欲報佛之無已也城主以文正先生肖孫今日莅民而治績不爲一國第一則非民之所望也異日立朝而事功不爲百世冠冕則非民之所期也然則其心如有一毫所助於治化則固無惜而盡誠焉今幸儒化之政行於其間選士育才鼓舞振作爲之不懈靡事不舉民顧自惟念吾鄉買賣樂參不產遂於此際有以爲胚胎之方是亦一

道若是乎乘機教化擬幹周旋數旬學院故此淹遲
歲幾同顧共誠以效尺寸而今則有私情之萬萬難
處迫此春耕方急之日繫關數十口性命不獲已百
計圖遞夏冒瑣屑

答李方伯 聖烈○庚子

多負林泉憂國憂民之句有以見處義之隨所周至
蓋士大夫出處惟義是視急流勇退固守所志豈不
是第一道理而其奈義分所在敦迫此嚴何哉是則
天意眷顧斯民有以救濟得一半分令公旣以身許
國矣亦嘗立朝矣何忍一朝捲懷如草莽隱淪乎邑

俛俯就以少舒 皇王之志是亦一義也自甲乙以還非復士君子出脚之日然人人克其操畢竟君孤立於上無與同休戚者豈世臣畢義之道乎觀近日喬木舊家亭盡太平光景及此岌嶪之際未見有鞠躬盡瘁擔荷世道者其將置國家於何地令公亦應寤辟有摽矣南顧之憂無窮北門之鑰有托昔齊威王寶四臣而外侮不至安知今日之不古若也

答嚴方伯 世永○丁酉八月

阿睹之患莫之致而至者昔朱夫子亦所不免以是寬心非無其說而人之耳目即天之日月一有所蔽

物不得照存心於斯兢兢乎照燭之地台慈之明非止一身其於物光被無窮焉

與地主金侯 炳愚 ○ 壬戌九月

此時卽田家技樂時節朝出穫稻夜對黃編淸趣一樂也蓊菽精飯軟菁細菜滋味二樂也東岡之陂澹泊秋容佳賞三樂也人不知此爲可樂民自樂此以送日

與地主李侯 輔仁 ○ 辛巳陽月小望

某誦德義爲日久矣而自福星照臨馳誠尤切但靡敢以名姓自通者恥爲澹臺罪人自是鄕曲問學究

夸態而閤下不以卑鄙也蓋左屆閭里動光然此古人風義所施於賢士者而閤下則恐失之矣乎餉承誨談理論事參錯其間而最其知傷若保之盛意藹然發之心而形於外邱民其庶乎有祿矣

與地主李侯 鶴年○壬午十一月

伏以日者承遣禮吏來宣下關飭及報營題旨諭以詣公車其舉則漢之孝廉其制則周官賓興晟代美事於身親見之循環往復之運庶幾其比隆於三粹歟然而民之賤名溷贅其中歉然瑟縮且惴且愣循墻退避有不敢承當者其事有五身媿孝廉一也久

廢公事二也貽玷明揚三也取笑物議四也實病難強五也夫孝者百行之冠冕廉者四維之大目人於其親生死葬祭而殫其誠立揚顯親而終其道猶人子心不自滿足而民於此無一毫盡分有一生遺恨則孝之名未也家無立錐甁無儲粟三旬九食人與之則欲不與則飢而猶數十口命不有溝壑之患者其必有非其有而取之也利不苟取榮不苟求潔已安分是古人所以勵廉恥而民自內顧未保其脫然無所累於其間則廉之名未也其不敢承當此也人有恒言早事擧業爲親屈也而民則不然親在之日

藏以廢科不事場屋今至廿許年所一朝改行呈身赴擧亦自堪媿人將謂何是豈事理之所當出者乎其不敢承當者此也朝家之擧人非以爲用乎自非蘊抱經濟鋪舒皇王之材安能尊主庇民表正風俗也采其華而不摘其實循其外而不究其內但見耳目具者輒擧而應之豈不有玷於盛德明揚之公乎其不敢承當者此也夫士之守身如室女之處閨跬步不可踰閑苟可踰也其異乎塗澤而倚市門者幾希矣然女子十年受姆教粗修女行粗習女紅十五而笄二十猶未嫁則渺渺余懷恐美人之遲暮今焉

鶴毛盈頭雞皮遍身孤燈對影色態可醜抛奩歎老
無復可望於吉士之誘然豈宜冒没廉恥露出頭面
外招物議取笑四方也其不敢承當者此也民素患
風痺僾戍貞疾癯嗽痞痛式日相仍户庭之間數步
一息對人之際半辭屢喘而偶自近日寒祟更添委
淹床笫奄奄如癃痼待盡以若症情雖使肩荷上道
嶠湖風雪逴乎近千里程亦何以自致如有不忍言
者是其非仁人君子所可矜愍處乎其不敢承當者
此也民之不敢承當有此數者而乃以不著題目加
之於不似之身強其所不強閼隘之極敢此區區使

豚子替達伏乞特垂恕察從實勘報俾之浮鷗貼海遊鹿還山得安其性分毋奪其素守

與地主李侯 範善○戊戌三月

今聞當見棄去傳說不可信而驚惑則有之嘗聞士君子當容人不當容於人以善於處物之大度曾謂有是望望然乎大抵世路險巇便是瞿塘灩澦一出此脚已非十分第一等義諦而天之好生又不欲使人便餓而死則爲貪祿仕亦爲一種道理而聖賢所以許之也旣不能餐英嚥霞又不是龜腸蟬腹黽勉從事於關柝之列亦何能大開眼事事之手勢然也

不如此何至如今日乎脫千重濕衣還一葉輕舟豈不是快活而有或未可直遂者顧吾容物之未盡其量也濟民之未了其功也更加熟算

與李承旨熹翼○癸巳二月七日

在前日心之仰之不能一日相舍在今日漠若江湖相忘有若炎涼於其間然若以是致訝於我則豈盡人之心哉懶作洛陽書則有之豈肯一日弛忘于心哉往來思想之間無日非講射之遊讀約之時此生此世無復更得此樂而南州故事美談將留作不泐之遺馥矣

答洪承旨 用觀○乙酉十二月廿六日

邑邑滛弊便同一局亦敎化綱紀不立之所由致而爲官者視官如逆旅無悠久敦實之治幸束吏如濕薪愛民如林春勿求譽勿示能只是實心上做去顧今萬事弛廢不得不小加嚴厲非曰尚酷欲威行而知恩如孔明之治蜀

與洪承旨 丙戌二月二十日

柔剛互濟誠信相孚使吏民不惟不忍欺至不敢欺不惟不敢欺至不能負如赤子之仰召父課殿要最寧學皃寬故事刻木不對豈犯温舒所譏千萬留念

至愚而靈者民也至猾而譎者吏也其相孚之道只誠信而已威行施之以恩一以不要名不求譽惟吾一心誠信然後吏民始信服而政令舉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一也一者誠誠則其於爲一郡乎何有

與洪承旨 丙戌四月十九日

爲治之術徒威則下離徒善則下慢威善并行下畏而懷晋心敎化有月計有餘之效徒事辦職有時後無窮之害近日爲官者舉不免俗吏之治豈盡時殊古今耶蓋亦没無見識耳幸濬量遠覽終做得愷悌

之績

與洪承旨 己丑

國家之置牧伯守宰以及吏隷所以爲養民也非爲養牧伯守宰吏隷而有斯民也知此則食國祿者焉可一日安於心而弛其勞也爲官長而知吏民輕重之別然後庶可言治爲官者近吏則遠民愛吏則傷民聽吏則聾民官嚴則吏侍去官柔則吏率去官闇則吏䌷之故曰束吏如束濕薪

與洪承旨 庚寅十二月 吉

永川俗非不美也終是頑愚而譎往往生出横梗自

前已然不有威恩并施更難收拾威非猛酷之謂恩非偏私之謂公廉二字自有無限好消息矣邑刺切勿許通其中必有誤政輩一近難踈此輩言言事事以利我之說誤人

與朴校理 海淳○甲戌八月十七日

大闡之日 王署除命此特 恩也而又春府大人陞資云兄何人蒙被 聖恩至此罔極也凡在知舊之列者莫不獻賀而贊奎則區區憂深於賀也兄將何以答 聖眷之萬一也兄家之食報無窮豈非忠正公餘烈千古不泯者乎一以忠正公之心爲心則

兄於報 國乎何有以是仰賀而仰勉焉贊奎春間洛下歸路逶迤湖西山水間拜鼓山任丈於全義首陽之薇亦莫能克飢其光景常在目每竊自歎以爲吾輩雖學貫天人才抱經濟其不免卭溝常耳以是寬譬稍似得力自湖而還去晦仍作方丈之行不能躡其真境但一登直矗石弔三壯士而歸

與沈金山 琦澤 ○辛巳七月二十一日

顧今宇內種種有堯舜幾千年所未有之異事異言猖狂喧豗壞人心術吾儒家一線墜脉幾乎剗地盡矣外攘無如內修內修無如化俗推如傷若保之心

勉振民育德之政以爲扶植世敎之圖今之士大夫惟高官厚祿是榮而於致君澤民未見有功烈之可稱是必其所存者寡而無可以施措也若蘊抱其具如執事者又皆淒遑下位役形五斗如此而欲濟一世於三粹得乎然百世寄命亦非小也有社稷焉有民人焉試以吾力之所及而展其所抱則割鷄之役安知不爲兆於異日之大功名大事業乎爲治莫先於儒化而文翁蜀郡之敎旣已舉矣安定湖學之規亦已行矣行將見一邑興化四方風動使今日嶠南不失其前日鄒魯之稱是所拱俟焉

與沈金山 辛巳十二月既望

治聲洋溢遠邇同播行何德政以得此也信乎儒者之有用於世也視篆之暇所翫閱在何書先輩在職多讀書不徹而耳目所逮則如鰲谷丈人之爲果也書聲出衙外蓋聽循噂嗒之中手口贍舉心目幷臻亦神一則應萬氣定則慮得是可驗前輩工夫力量非後人所可及處也前書諭及衛正自守之道持論不苟卓卓乎出入意表而內修亦有名實之不同云者誠哉言乎窮理踐實固可爲內修之眞詮而試之於身終是言時易而做時難異端門外之冦私欲門

内之賊飢寒嗜欲之凡爲形氣上不能無者一失其正便爲心腹中劇賊百道交攻猝難抵敵其視太原之戎有百倍其艱必有平日勝泚之籌或可更惠良規

與沈河陽 定澤○庚寅七月十七日

一方民物旣囿於惠化之中賢聲所播雷動四境而年形又有大好之望樂民之樂想亦無比有綏帶舒嘯之趣常恨儒者之治每見喰點於流俗今而後知不善於治者不善於儒者也蓋身心家國內外精粗大小本末一理相貫其道無二用以其理之必本於

此心以其事之必本於此理而天下萬事雖百變無常其泛應曲當各得其宜在吾胷中範圍有所素定者也今以執事之爲政而得執事之爲學蓋有所本也家禮酌通謄役纔已斷手而其分析去取斟酌古今之間有以見其有補於禮教大矣

與權兵使 用晳○丁亥閏四月晦日

纔卸民隱撥繁戎務到底神用莫無惱損從古器用之君子困於所長有如是耳然一生安閒於自家事固便好其無益於世則大矣故古之人亦屑屑於得行其志耳以令公文武兼才倚以爲南門鎖鑰巡相

爲國得人之明亦足賀也

與朴慶山 義升 ○辛卯元月廿日

贊鄙人也顧無以比數於人獨區區所慕悅於心則不面而交惟於正人君子爲然而贊之交執事盖已久矣向蒙光顧瞻威觀接令辭其亦聲氣之感邂逅默契歟但逋慢謝病禮闕報拜有若自外於愛與之盛是所兢懼一別可謂矢在弦上矣分張則湖嶺迢迢贊景迫崦嵫恐遂不復續勝緣向來一奉便作卷中人夢裏交耶尤切悒悒

答安中軍 周瑨 ○辛巳閏七月廿三日

胤友相會未幾自覺有相觀之益而但衰病垂疎無以副其勤意是所爲恨而有志者固不易得有志而能篤實成就之者亦不多見而胤友妙年志學早自得師其高明雅飭已優作吾儒家計又其疎襟曠韻令人有愛好不忘之意是則吾輩趣味所同自不能已者故吾以年則令之友也今以學而友胤奉呵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答白樵姜丈 鎭○ 辛酉至月五日

坐在名山灝氣中門無俗客案有古書意想清超必有獨得之妙不能以語人者矣恨莫之進奉巾屨於高山溪水之下以從容於朝夕左右也愛我如文丈應爲之惆憐而思所誨策矣南鄉少書籍近得常變通攷一書其中本生舅姑服朞年此有退溪愼齋諸先生說而農巖亦嘗有是疑然渼湖答趙汝五書曰此婦之服大功上自周公朱子下至文元老先生皆

未之有改誰敢有異議於其間耶愼老之言恐一時未思耳溪翁之訓如此當從無疑歟未知盛見如何通攷中所載有可疑者不但止此

答白樵姜丈 癸亥十月廿九日

家禮答人疏孫子註母喪稱哀子俱亾稱孤哀子備要引之於祝註而祝與疏無二義也然而南塘云孤哀是喪中之稱則俱亾稱孤哀指並有喪可知又云非並有喪而稱孤哀則何以別新舊之喪近世吳老洲與先師嘗以是與人有往復書而三溪趙丈亦嘗云爾今文丈答疏稱孤哀者其或以俱亾爲前後喪

耶昔賢亦多有如是之見而恐未若俱亾之謂並有喪也孫與哀旣是父與母喪各稱則前喪之稱並稱於後喪者卽南塘所云無新舊喪之別未知如何

答容軒李丈 文煥○己酉十一月十日

蓮齋新栫錄尙稽至此本齋事且有多端爛議處寒程遠枉伏想間關而如不枉臨則凡百規畫必不如意下會

與止軒崔丈 孝述○辛酉二月二日

甚矣俗之爲累也無須臾自拔其白得爲君子之庭而承至論也況此時宜有一番獻賀之不容已者乎

今日吾文所校 恩命適昔日百弗公初膺郎啣而同一是 陵也曠世幷値若有冥契所謂有天翁知耶一命在吾文何足爲賀而惟此事不容不仰賀也且宕耋是供職者事何與於東岡之節乎伏惟體候何如三達俱尊五福有加歸然爲南國之頌光曷任賀祝之至贊奎終年滚汨於世務之間更無一時可以處靜看翫心田之徒蕪沒而義理之無澆灌間可一念縱或眞切奈擢頹消磨鼓作不上何哉

答百千齋韓文公翰 乙甲寅六月六日

林居幽絕自有囂囂之樂而對床翫賾益多淵永之

逕贊奎質爲叅以雜索工課去益無繹脚力漸次不固世間許多苦緣咸萃一身若孤棹窮濵出沒靡泊爲之柰何第念吾儒第一眞詮惟在管攝身心不使胡走而凡於動靜一無檢束左顚右倒正似扶醉人㨾子夫以顔子之亞聖其在克己上如孤軍遇賊亶須盡死力克將去況以萬萬無可爲之資做悠悠無所益之功如此者竟濟得甚事也

答朴叅奉 暻休○辛酉陽月六日

恵菴先生不祧 恩典得蒙於曠世之後祀版奉還 恩侑有命尊門之慶士林之忭有不可盡喩者夫以

先生天禀之高內而訥齋六峯外而退溪栗牛諸先生相與薰習講磨卒就德業事功爲百世所宗仰而石室華陽又從以發揮引重之先生大名將與天壤無極矣名賢脚下難爲孫能學而似之爲難也始自刋集至于尸祀罔非盡出於慕先苦血而亦豈若學其道傳其心之爲眞慕也繼自今敷門自守讀先生之書學先生之學做他日先生事業

答朴參奉 庚午十月八日

士君子不得於朝則野而已耕且讀爲善身保家之道豈非吾丈今日所做去者乎麋鹿友而木石伍無

求於當時又無聞於後世則雖似果忘者流然不存此心則終是役於外而不存乎內也惠送眞梳用以去垢非不感幸而奈心垢之無術可去何哉

與朴正五 海奎○戊辰十二月二日

近因地主崇學之風闔境興敎絃誦相聞而兄於西河亦設皐比未知鼓篋遜業有幾多譽髦而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果有次序三代之爲三代以天下之人莫不率敎在國家盛時亦然故講學一事如菽粟茶飯民生之不可一日闕者而今則便弁髦矣如尊兄雅望恒以此等事擔負爲己任則於世

教豈不大有幸哉

與朴正五 辛未六月

天下古今之異術之爲甚害者無如洋教而洋教之於吾邦便成氷炭即近日而見之可謂闢邪嚴矣然學校已廢正道不勸如人治病不克其元而徒攻外邪其終保無後患否

與朴正五 乙酉十月十五日

永矢澗槃所樂何事世間萬事無與我胷中而惟保得此光明寶藏此一事爲吾輩究竟義諦況以奄迫崦景有日暮道遠之歎乎既自警而交勗焉

與朴正五 庚寅三月廿八日

見今春夏之交天氣淸和草樹茂密尋眞幽賞正好其時以尺童疋驢賁然枉顧打魚新川泛舟花潭因登架巖入桐藪轉銀海而還庶遂吾輩晩境至樂

與禹聖錫 成圭○丙戌至月四日

近來俗吏於敎化一事弁髦已久全不識敎化之爲何樣名目如此而豈有望於善鄕俗良人材耶世之日趍汚下莫可收拾職此之由切願吾兄以平日所得於心身者施諸政令撫字之間一洗弊習措百里於絃歌之域弊痼局殘無邑不然而在在難治云心

誠爲之豈有不動化者也然不先以威行終難恩施
剛柔互濟寬猛幷行

與禹聖錫 庚寅午月廿日

顧今蹄迹交於國中異言溢世吾輩坐在漏船中曰
心曰性其亦勺水救車薪之火盛諭曰氣質未發之
時則氣不用事故不爲氣所掩此一節正今日所講
明者也於此相契則其他雖或有出入未爲病耳第
未知氣不用事時其境界景狀果何如毫釐之差卽
在此耳盛見以爲氣不用事而其稟受之淸濁粹駁
固自在乎若曰自在則一定不易已非變化者氣稟

本色之說何以非之無乃同浴而笑裸乎若曰無淸濁粹駁之可言而只靜而自在而已則其說含糊將何模狀耶愚則曰氣不用事則湛一精爽卽氣之本體而心之虛靈不昧時也不偏不倚四停八當大本之所以立也到此地頭生禀之氣質歛用還體湛一純善與性無間故曰不用事故曰未發未發之時理氣同原心性一致故曰本然及其發也喜怒哀樂隨遇而發也未發理爲主已發氣爲主氣質之善惡生於用事故當屬之已發也發則是情也何以言性性與情對待言則性是靜而體也情是動而用也只言

性則性固兼動靜體用如氣質之性是已欲逐條相辨則其說互有得失只從大頭腦至精微處融會貫通則於子思朱子勉齋栗谷諸賢之說自當渙然氷釋而不獨爲自己之援證矣蓋荀揚之言性亦從此等處誤了而異端之說皆主氣而差者也故子思孟子天命性善之說其有功於斯道大矣有宋周程張朱諸先生闡發其明理之言凡言理氣則貴理而賤氣主理而外氣切切焉氣上發揮有或鮮焉則又從以有不備不明不離不雜之發明理氣之一而二二而一之妙焉以是之故後學於氣之本末體用之說

有或聽瑩而孟子浩氣之訓黃勉齋形氣神理之論
又大有力焉此不可不知也感諭謂氣質性未發爲
本然性已發爲善惡情言雖造妙此有不然者未發
旣爲本然性則喚做氣質性不得已發旣爲善惡情
則又喚做氣質性不得纔非未發則卽是已發發未
發之間更無容立脚地氣質之性何地搭在何時做
得而未發爲本然性已發爲善惡情耶氣質性三字
未免過口之空言其可乎哉於此細入思量本然氣質
未發已發自有歸屬矣栗谷先生心性情圖欲使後
人分明知得而人見各有差殊者只是知有及不及

耳盖性是形而上心是形而下形而上者無形無爲形而下者有形有爲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宰者所謂各具之太極之性是已性不是離心獨立包載於心則性之未發也心亦爲未發從可知也所以心性圈上註書未發於性者也性之未發即心之未發心之未發即虛靈湛一之體心旣形而下者淸濁粹駁之所爲成而心之未發謂之性心之已發謂之情妙性情貫體用兼動靜者心也下註所以書氣質之淸濁粹駁以示其七情之所由發而只是見心之情狀如此也非爲淸濁粹駁自在於未發之前也若曰自在則非未發前本

色之見乎淸濁粹駁始生於心之動用之際故其發也喜怒哀樂直善橫惡所由分也懸註之或內(淸濁粹駁)或外或上(性未發)或下成圖之勢自不得不然圖者盡形而難盡意得其意在善觀者之如何耳豈可以此而認未發前氣質耶無或近於按圖索驥歟如兒之見則情圈之外又有七情圈七情之圈橫直異處此三者同在於一圈內而分橫直可也有此異圈者不活看則其將爲何勉齋說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偏而理自正者亦如是看去稟氣雖昏且偏不用事時一歸於本體之湛一故太極之自明自正本然自在

耳不用事時若昏與偏本色依舊則豈有所具之理自明自正之理耶氣昏偏而理自正明則氣用事時何至被其所掩而不自明不自正耶大抵人之氣質如形質之一定不易終無變化之道則昏何以明柔何以剛顏子之不日而化亦何以得耶沮天下爲善之心未發前氣質之說是已豈不可懼也哉兄何苦不改見於此而堅白於氣禀之淸濁不移并與各具之太極帶氣質中意思看耶無論曰湖曰洛性理之見惟是是從可也復何疑乎

答禹聖錫 ○十二月二十八日

陰陽五行之游氣紛紜化生萬物人於其間稟得此二五之精而九竅百骸五臟具焉清濁粹駁氣血克焉是其氣之査滓而末也氣之本湛一精爽卽此心之本體也盖心之一部屬火而居一身之中其光明方正之體非他臟之可比故萬理咸備仁義禮智信五性於是乎立矣眞西山之言曰圓外竅中是心之體自註曰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是心之靈謂精爽也謂其動則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則性也西山說止此◇盖此所謂心非醫家所謂血肉之心乃指其心體之本然也朱子有曰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又曰鑑空衡平眞體之

本然又曰虛明洞澈萬理咸備又曰本心元無不善
又曰氣之精爽比性則微有跡比氣則自然又靈又
曰神明不測而操存捨亡者皆指此也此心存則本
性善此心亡則本性失故其未發也心體虛明血氣
退聽理之在是者喚做本然性其已發也血氣用事
清濁不齊理之在是者喚做氣質性而已發則情何
以謂性動發之始不見情用故姑謂之理已非性之
本體而君子有不性矣然則不但性有本然氣質心
亦有本然氣質而其稟受初清濁不齊者靜則一於
湛而爲心性之本然動則清濁不齊而爲心性之氣

情未發之本體聖凡一也已發之不齊聖凡判矣而聖則極清極粹動靜無間凡則有萬不齊恒動無靜善惡生焉朱子所謂衆人未發已自汩亂者也此則非子思所訓大本之未發也

答姜吉承 來永◇癸未臘月十七日

白首窮山所樂何事世間榮悴得失無足以動心者竊爲欽仰士得志則尊主庇民不得則老死山林而已所事惟講究遺經扶竪墜緒歸以著書以俟百世儘可樂也彼役役迷津知往而不知返者果何心哉若過十許日吾輩皆六十歲人何所做而輥到此境

回首茫然

答李雙皐 圭洛 ○ 戊午六月

雖置身於幽閒收神恬靜得彊健自持是不易事況千撓百紛之中左酬右應罔非惱心力處乎如驅羣羊於甫田之間其心不容少須臾捨他何以抵敵得也若不撫以至誠繩以嚴規亦難收拾也

答尹六吾亭 夏善 △ 丙辰

惠翰讀之令人僊僊欲舉恍然坐我於仙鶴洞天六吾亭上即聞被鶴氅巾卧龍手羽扇而日高卧其間使古之南陽草廬喚做自家境界豈亦有所慕歟跡

其跡不若志其志愛其人亦當愛其書書之一閱而淚千古忠義之眶著出師表是已想應讀來讀去千周萬遍用作畢生眞詮也贊奎卽一俗下人役心於鏖臼弊形於疾病居然二毛無聞斯迫若是者終濟得甚事也

答鄭國喬奎元 ○丙辰九月二十四日

近課麗史可想四百年間臧否得失有莫逃於鑑照衡稱者矣名物度數之通不得處果在甚事切願聞之程伯子於謝上蔡之成誦史書謂玩物喪志莫或無是今年壬災欲言則悖弊居僅免奔波所漂去而

薄田數畒竟浮入海所失止此者以所存止此耳最是村底四百餘戶一時潰沒亦生號急之狀有不忍耳目潵心傷惻詐容以自家之幸爲幸今則稍集修搆幾復舊樣耳于其時也念此水盡東歸積於海海將有不勝容之患而終能容之於是乎反躬發省以爲吾人胷海可無與之此大乎受天下善而容之安得如東海之爲

答鄭國喬○辛未六月

先師答李伯欽書論不祧位不拘五世之嫌而以劉歆宗不在數世之論及金潛溪三世不祧而幷祭一

廟爲證是爲可遵而無疑至若位次之設未嘗論及矣於何考得而謂依梅翁訓耶以不祧位居中南向以下四世分東西昭穆則非古非今多礙難行果如退翁說半上落下不純於古又如愚伏說大明太廟及我 朝文昭前殿之制先輩多論及矣未知爲百世不易之定制否今有朱子說可遵者其答王子合書曰兩兩對設又似體敵不分尊卑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卽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爲定之爲愈朱子此訓遵而勿失未知如何

答鄭國喬 ○丙子臘月十八日

以無禮斜罷繼任丈以爲所見極高云者有所受也近齋答先師問曰立後而不告君尤翁斷之以爲非辭甚嚴正故不成禮斜公文則未定父子矣何敢服喪乎又先師答人問曰父子之倫天性也過房者移天移天者必告君以人君代天理物也故曰不告君則不成爲父子也諸先生已有定論任丈之言夫誰不可之耶但以今所示言之既以父命繼其仲父矣亦既服喪矣又旁題矣行之數十年矣而今知無禮斜之爲非則曷不及今成禮斜而至於罷繼耶此未

可知也

答鄭舜文鳳元○丙辰十一月卄三日

文會輔仁盍簪觀善是朋友之樂而旣落落難合則惟所須而資益者尺書已矣禮疑經辨何所不宜而吾輩往復每不過捃拾陳言摸寫好話無着肚之實而有過口之悔豈兄之有是實贅之自病處也從玆以往亟欲除却閒說話惟平安二字外質難講習務在經禮而每坐凌遽此亦不可得今又漫及如是是亦終不可改乎極可笑歎兄之沒身功令乃爲親屈欲循理安命不爲他所累豈不是好意而但不終謝

却自有必得之意欲得而有不爲累者乎且今之功令者循理安命而有能得之者乎其不可得而猶有僥倖之望者是豈安命也徒喪吾所守而已願早回唐估之志而勉學九峰之勇也

答鄭舜文 ○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

見今途殣野殍幾相枕籍吾輩得至今日亦倖耳而不中惟此一事甚於窮餓之憂有以見至死不渝如不及惟恐失之至意也黃勉齋有云以貪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必欲充足則便是棄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

壁以易一瓦在斯言誓絕爲一誦之

先師答人書云禮孫子不更名而若有所不得已者存則亦不容不改只當告以更名之由而用諸祝辭已矣旁題恐不可改以子孫之故而擅改題主恐涉褻越云云今以修譜改行之由告之而因用諸祝辭則旁題行名之有異不必爲拘耶

喪中慰人朞功不稱疏而稱狀以所主在乎問人故也乃若人之慰喪人之朞功恐不當稱狀蓋所重在常持之服也書以某位哀前不必稱服前也慰人本生喪近齋則稱狀老洲則稱疏而愚於近齋說信及

前日肅齋丈亦云爾

袒免條註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朞功之免家禮所載而今先儒諸說旣不許朞功去冠則朞功之免果無所施按士喪禮衆主人免註始免將齊衰者素冠至小歛以免代冠云云今亦如是畧倣於古期以下至小歛始去冠着頭巾加免於其上恐或近之耶或云着免而加頭巾於其上耳

告利成旣不用尸則不必行之而家禮旣載之是存羊之義恐不可廢若忌祭則禮畧故家禮亦不言而芝村南溪皆云當行未敢知也

練後絞帶之或布或麻或葛俱無不可而愚意莫若
用布之爲近古禮況備要便覽皆以用布爲斷乎
驂制非可施於斬衰況賀循所謂吉服乎宋櫟泉於
祖母喪除父服行祥以全廢重服未安用蔽陽子白
布網巾白布直領白布帶變制先師嘗稱得中
祖與父偕喪祖喪吉祭不可行於父喪中祖以上神
主改題當在父喪畢後而三年內三代旁題之各異
事勢之自爾也且祖祥祭祝直稱孝孫未安孫某敢
攝告于祖考云云恐宜此李鏡湖說可攷
大祥後網巾用白細布禫後用淡皂布者以其各稱

於素縞及黲色也此可遵用無疑
衰凶禮也當取陰數而服制之以三五九一朞三年
之取陽數奇者所以致生之也方氏說可攷而知也

與田彝叔 秉純○癸亥元月

旣處好山水讀得好書復有幾箇好友游從講磨理
義無竆推究莫盡知而說之固難服而行之爲尤難
如高明卓爾其見篤乎其行果無此患贊奎四十無
聞遽自當之眞知其可懼耳其終也已矣乎相愛之
地固宜相憐

答田彝叔 ○己巳十二月廿五日

花林洞天倘屬上淸界耶疇昔之夜夢鶴翩翩兮荷
衢君委訪扶溪別築已就完畢日者吾當膏秣以從
於其間拍揖扶溪之靈而酌酒以相賀也贊奎自那
上歸後聞經婚事又此歲迫撓惱百端蕭蕭短髮盡
從此中紛如

與李士蘊 鎭王○癸巳三月五日

先師禮說得諸汞衙寄來奉翫百周紙已毛矣而滚
服其苦誠所存精力攸到使先師嘉惠之垂諸無垠
甚甚幸幸然原集禮說既非只此而止則貴中成本
謂之成書則未也未成書而遽登印則要煩後來之

舉亦所當念而世故人事俱屬泯然顧誰復任斯責者豈非兢懼處乎贊奎亦嘗有意於斯而有未就者旣有全集中廣蒐者故因來倅勤教擬就貴本而合之去其重複添以遺漏問目類編一從貴本成規更加校讐復整第次以成禮說全書則得非爲同門之慶而後來之幸耶

答崔百源 孝淑 ○ 癸酉陽月初六日

人之疾痛舉多自致而又或謹而猶不免者蓋血氣不調如天地之寒暑風雨有時而乖耳雖然无妄固不足憂先病後瘳何憂之有亂友使之勤業學於古

而毋專意於時文如何其人與器可愛耳鬢奎亦髮已星星而入則飯客出則髮僧有何况味人生秖如許置之不足道也

答崔百源 ○癸未十月七日

近來官星照耀仙鄉而獨兄掩不得白頭甚可惜然此等處服高明之不但高於人一等瞻彼天王峯高高一萬四千丈努力躋攀漸學其高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勉旃

答盧贊兼 龍奎○辛酉八月十三日

苦勞餓乏之中所矢願而究竟者惟朝聞一念蓬窓

借照忍飢看書無可憂而有所樂否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世間功令更不爲累我方寸將此身心置之安定之域以敎熟之力做專一之工必有獨得之妙人不及知者矣願承一二語此蒙蔀

答李戴堯 億祥○丙戌十二月廿七日

盛諭云天地本然之氣純一不雜者是氣之本體而爲此心之明德聖人衆人一也此則旣然矣而又云血氣之精靈聖人衆人亦自不齊又云血氣之精靈雖屬血氣而亦自虛靈非麤底氣質之可比然則聖凡所同之明德是一地頭聖凡不齊之精靈亦一地

頭方寸之間部位名目若是磈礧乎愚意氣之精靈卽此心之本體聖凡所同處也

答李戴堯 壬寅

山齋棐几看玩在何書義理絲毛覻到十分吾儒遠大之業非一蹴能至必用積累工夫無所間斷然後可庶幾而顧癃殘非病則擾末由如意更無前進之望蕊然增矍洛東精舍旣已竣功矣老少諸友會講屢矣而兄未有一番逢着何也吾儕雖日日相見餘景無幾而動輒閱歲歲月易得吾獨有之他人曾饒之否兄到得吾年亦知吾懷也贄㚖日前爲觀漲到

精舍景陶洛左兩兄亦會方留幾日招諸生爲講習之計此席不可無吾兄幸臨會

答安善膺 求集○辛酉二月十七日

胤君今科竟失一握甚餞然其所抱非不綽綽而猶欲以數年加工者出於十分滿望不以僥倖爲意父兄之於子弟所準擬自有無窮之欲座下能不爲其欲所勝亢服其身教之義方也中程會講固所願言但各自掣礙莫之以遂餞界豈易得圓滿事耶贊奎省依而弊神於酬接費日於迎送處靜體認苦欠其功恐孤負士友期與之意

答趙經汝 聖權○庚午十二月七日

感不殘書之爲備數物件者亦可認緝續工夫靡容少忽大抵冗撓之奪飢渴之累無往非絆身害心者而能斷然謝却惟看覷是事此何力量有以見着力而得力處矣贅奎長此頹散志氣隨耗無復有可進之望只有日退之歎已矣

答李君明 公旼○己未十月七日

耄期之齡非復對案咿唔時或瞑目靜坐思繹舊課是亦神精不續有難收拾而定力攸到自有精切不差願聞其日用節度贅便同未死鬼無復生人之樂

先師經禮說曾有選輯於嶺中謄本全集者而猶於原集漏不見收者時或有之精力未逮恐欠完備恨未與執事講確正本姑未繕寫而結冊則可至八九冊視湖本可謂成書耳

答禹可會秉鍾 ○庚申五月廿八日

每書來有若責之以相助之意夫理得者口有可聞之言工到者行有可觀之實鹵莽如我而又何有相告者耶主一只是專一已有程子訓無容更難而但主有持守之義而專則持守得定者也故於持敬處可互換說今統言學而特着專字則又該專篤無間

[illegible]之義耶然此恐隨其立言而變文未可以此謂專主之爲二義也專一之學不過涵養乎本源之地省察乎應接之際一念無小差一事靡或放習熟到表裏無間動靜一致則其學便專一而更無驚外爲人之患矣此皆持敬中做出來即到此時節豈不便好也耶

周尺短長不齊其或傳刻之致誤而便覽尺特長是誠可疑尺有諸本之不齊故以此造主主身有古今之不同甚至有内外位之不齊此非細故也然此在臨時商量處之或不至如上所患耶我 朝世宗朝

周尺較家禮圖本長二寸三分較備要圖本長一分較便覽圖本短數分今京中水標橋所竪水標石刻周尺是已其或長短得中比諸本刻稍爲準信歟

與南士應 字一○辛酉八月三十日

高明以溫明之資做刻苦之工時以積日日以積年庶幾透十重之玄關收一原之奇功人於斯世固不可以虛抛醉夢而每患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卒不能就遠大之器此固猛省而惕慮着應知所以自謀而成就一部家計也

答申 濟模○庚午十月五日

所尊閣者何書所硏究者何理也日用事爲用何節度耶曷不一二示及也目今長德凋謝斯文益孤吾輩當各自警惕彌勉進修無負我先師平日導率之至意爾丈喪事依仰之久慟哭何言贊奎眼不掛書心無理用爲人若玆其能有爲而有望於斯世耶患投五橋淸香襲人豈直爲物耶三顆沒品仰呈

答黃同輔 蘭善○辛巳至月

體氣告愆貢慮君子豈弟百神勞衛雖一時无妄不虛致然無乃病一字於貧窮者身上遣却不得亦古今通患耶今天下皆異其言談道之士無餘幾而其存

者亦不病則老矣將落落晨星而讀書明理無復可望於後來是豈細故也我彌勉攝養務復常度亟自進修用葆歲寒贊奎積殃在躬禍及無辜去年二月哭次子婦三月哭長子無樂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弱子穉孫托依無人前頭景色淡然無以爲計我心非石安得不銷鑠盡也

答黃同輔 庚子八月十三日

開書未見別樣佳況只是一般景色吾庚之奇薄舉如是是何故也窮通既分定無奈何至於心志上修爲繫是自家造命爲則爲之猶不免鹵莽貴爲無間

之歸亦自恨咄兄氣厚志剛調養有素龜齡無算造道有日贊奎虛簿日甚神精隕墜嗟縷僅存若將朝露恐此等情訊亦難久長得人生如許有時浩歎而顧世局日變不忍耳不忍目有不勝其多寧溘然無知之爲愜昨日前偶被剋菴崔台之臨訪留一日而行飮禮行講會未知世上譏笑者作何等話欛也此台年已七耋而有此行其心謂將死於途路盖亦屈三閭之遺志歟悲夫

答裵李卿 貞祿○庚寅十二月二十日

心之主理主氣各自所就而說者有不同耳重看理

一邊則認氣爲理易歸於陸王之見重看氣一邊則認以形質易歸於醫師之說所以兼理氣之論猶爲寡過然五臟之肝肺腎脾孰非兼理氣者而何獨於心而能酬應萬事主宰一身其必有所以也蓋心屬火炎上而至明爲陽而統陰故爲五臟百體之主卽天日照臨萬物之象也然則心是氣之本體湛一精爽之所聚而虛靈洞徹照得許多物事者固其宜也是以朱子曰虛靈知覺曰氣之精爽曰比理則微有跡比氣則自然又靈所謂虛靈所謂精爽所謂有跡終不是做理看而乃其所具而不離不雜者理爲體

而理爲主也盛諭心非理也性是理也卽心之本體云者道得眞切而愚亦曰心非卽氣氣之靈處是心也未知如何盛諭尙咸老碩虛靈不昧專主氣及受安禮諸儒請謗云云是則恐不然性理上言虛靈不昧恐不襯貼言學則雖尊理而卑氣用工則雖主理而抑氣然而不識氣之爲何物件事亦可悶耳

答李都事 種杞々 甲午

理氣看得透心性有歸屬何者氣是有形有爲底物而充塞兩間其造化萬態神妙莫狀氣之神也心是光明活動底物而主宰一身其酬酢萬變靈妙不測

心之靈也此氣與心一也理之寓於氣而爲氣之主性之具於心而爲心之主無形無爲所以使之然者理與性一也今以氣之神心之靈謂卽此是理也則是理亦有爲而爲形而下者畢竟心與神看作形而上其可乎夫心之爲物指其形則五臟之一言其理則五性之聚氣以成形理自具焉兼理氣言心固其所也然就此細究天地間何物孰非理氣所兼而奚獨於心而云爾哉蓋心屬火燦爛活潑總宰百體包括許多道理如日月麗天而照遍萬物所以虛靈知覺神妙不測非他臟之可比而知覺也神妙也此其

心之能事而氣之良能本自如是故曰神耳鑑空衡平寂然不動則大本之中性於是乎立蓋性本然處心亦本體也及其動也氣質用事不能無善惡而氣善惡處性亦掩而善惡者所謂氣質之性是已理之本善無資於氣而心之不存性不能獨立故既治其氣一於湛然還他本體則心便一而性復初矣故存心之工必於氣拘欲蔽上克治而養性即在是矣所以賤氣而貴理卑氣而尊理此吾儒家相傳之旨訣也今之言心即理者不知心體之湛一即氣之本然而與理無間徒知理之所以使然而喚做心理之說

心性無别至或以神爲理認氣爲理使無爲无妄至
純至善之理看作運動知覺底物必焉與陸王之說
同浴而笑祼豈非可憂耶愚嘗謂心非卽氣氣之精
爽湛一處是心心非卽理心中所具之性卽理也愚
之所論不善觀則必曰主氣太甚而然理則先儒已
發揮無餘蘊世之人無復知氣之爲何等件物而亦
不知孟子浩氣夜氣之爲有功於斯道故終是言之
耳木之神仁金之神義云云之以神謂理本出於漢
儒之說非愚所敢知也神是虛靈知覺者而朱子所
訓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者此也神與理竝合

不離不雜之訣可見於此矣

答孫聖聞 延聞○乙未至月九日

滅影窮山身世兩忘是爲今日第一義諦況今薙髮之令驅一世於夷狄禽獸之域此何氣數大抵自有國變以來無人以爲國義理存諸心發諸口其勢自陷於莫可收拾而爲胥溺之歸嗚呼可勝痛哉

敬王人彫琢王集註與語類小異語類問集註云云自不敢自治至不如王也三十三字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王人自會琢王何用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言

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卷二十一卷第九板淳錄
觀此則敎字似指揮之意而何以異三字亦屬敎字
上然集註旣如此當以集註爲正
程伯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云者以其彌滿充實無
往非惻隱固無表裏間隔也存中者何嘗不著外乎
不曰粹面盎背乎不曰心廣體胖乎或者之云腔子
外是甚底者只是語巧而無足辨者朱子所以擧似
而無說破歟
程子玩物喪志之訓謝上蔡背汗面赤而程子曰這
便是惻隱之心云者考諸語類有曰此心初發處乃

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隱方有羞惡有曰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是有羞惡有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隱底意思有是非辭遜羞惡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蓋此爲說不止此語類卷六第九板卷五十三第五板第八板第九板卷九十五第五板卷九十七第十七板參考

答禹聖最 海纘 乙酉正月十一日

來書六百五十餘言燁燁乎辭彩溢目款款乎精義入心一此不懈勇往直前固無遠之不可届也一勺

之多而能就其潑者水拳石之積而能成其高者山銖累寸積萬善具足如何言之於口不若體之於心筆之于書未若行之于事足目俱臻理事一致其於蹊境庶乎不差勉旃俯示心性情意志合圖可見平日用意之勤而但圖式太不簡全沒體裁圈脚層節若是煩冗太極之著於首五性之包於心是固得之而情意志界分層層下來存誠主敬顚倒何地期欲収拾盡許多關不捨下上右左關關不已關若是多乎哉不多也

答崔國彥 著述○辛卯五月廿五日

承惠問淸晨聞鍾未易諭其爽豁經體告愆始也驚
慮及見序記若手書信貞固之實非一時些少之德
所致損旋可賀也序與詩措辭遣意儘佳作有以知
學力所到贊以癃朽其不顛踣於向日樽俎之間頼
有戚庇耳

答崔子順 旹敎○辛卯六月七日

贊病暑土敗阻食遄還造化固慳樂事而苦支離徒
惱向會顧吾儕樂赴事爰緣得良覿亦所願言而因
故徑旋尚切未究之懷飮韻詞旨俱到將在我手而
紙毛鄙搆曾有相示求斤之約茲付枚底可轉入照點

化之豈但詩也所望於高明得對症之良藥於未死之餘日勿孤此苦心若先丈在者在我彊輔矩誨必不止爲今日我也

答李啓道 承熙○辛卯十二月廿八日

語類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云者蓋謂四端主理言七情主氣言下一之字隱約見這意思退陶先生說其意恐亦如是見得到精深微密說得盡親切著明而但剖釋之際致成二歧至謂理發氣發則所以來栗谷先生說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然兩先生所訓各有發明後之人只當從發明處看觀出來

不必於異同處紛紜反晦中勤開示之本意也心者理氣必合而立名者也謂之氣非無理也謂之理非無氣也各就所指而或以氣言或以理言對陸王說則當曰心卽氣對醫師說則當曰心卽理夫何傷於各就其偏以救其弊也然朱子有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有曰心者氣之精爽有曰心比性則微有跡比氣則自然又靈有曰心之虛靈知覺有曰虛靈屬氣有曰能覺者氣之靈有曰靈只是心不是性有曰心與才便合着氣以此數條觀之未知終屬理氣上何邊爲可乎身之主宰曰心心之主宰曰性性是心中

所具之理無是理心只是虛明一空器豈能神妙萬理酬應百變由是言之指其主處而曰理亦固無妨然天地萬物無一不本於理推而上之氣亦生於理也果何物何事非卽理也者耶若以此而不分道器一並據理說其有說不去處乎大抵曰心曰性曰情名目既殊今曰心亦理也性亦理也情亦理也言固無甚害理也恐或界分名實之互有侵奪其於操存涵養省察之工施無所準可乎蓋吾儒之學於氣邊存警戒制約底意於理上着親切培養底工則自無從氣差了純然立乎主理之地未知如何

答徐進士 在正○戊寅十月

北望小白山雲氣隱隱認其下是高居而可望不可親則祇勞蒼葭白露之懷已矣示諭披閱便同漏器貯水云蓋貯之續續無間斷雖漏猶有水不盡去時若曾不貯水如我者初無漏不漏之可言而終是空器耳豈不大可瞿惡處耶

與蔡禹成 錫玄

高明所遭傷觀寫之損神積仁潔行攢來猶如是爲善之報果安在哉然理之歸宿自有其正隨遇而安隨處而足鐵石剛腸終做王成未克相問亦不能無

問而備例也何益之有加餐自愛先吪後笑即有其日以是頂祝

答鄭先達 大元 辛酉至月六日

文武之道一也備具其材然後爲需時而適用也掛弓壁上有時對案讀古書否武講七書中入大學一部此可見爲武者之亦學治平之道何恨乎投筆而孫貿素志秋風葉屋篝燈讀兵男兒意想稍覺岐路贊曾亦有志武事手書兵書數十弓兼欲習武藝而弓矢置之至於銃丸皆備之而埋頭殘篇一藝之無成終至疎拙之歸書生事誠可歎也

答鄭君伯 昊淳○戊午殷春九日

往年歷宿衡阿孰謂造其廬入其室而不見其人耶多小示諭可認至意攸存曷不醒心但語屬賤身處全沒稱停恐賢者不免爲一言不知詎止以吾心不安爲哉平世善身頹枰捐命是何等豪傑士而皆學焉而後能者也高明之謂讀書而得力者亦可爲得力之論因之有仰告者人生斯世也爲何事也君伯乎試思之荒誕虛無老莊而可爲乎蔑倫毀身禪佛而可爲乎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紛然爲誣惑之計者而可爲乎皆非吾輩所經心而貫知者而亦君伯之

所明知其不可爲者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將冥頑蠢動與草木昆虫死生之已矣乎不工不商所業惟士則抑功令之學猶可爲乎剽竊經史粉澤字句圖悅人目認作一大事業而攻功責效終于自己甚事攀蓮折桂是其所一生準擬而營營汩汩矣心力求而有得得不爲榮況又難期其必得乎白首無成尤悔交積則篝燈顧影慨淚漬紙豈非所業之非大端奇特事而虛拋一生乎俗尚不古惟汲汲於進取梭山轉海靡所不至其不爲者直發狂忘生與死者幾希桂性蘭心如吾君伯者應知所以自反也人之

生也由道而行斯爲人君伯之所可爲者其不在
茲乎退陶先生嘗稱工文藝非儒取科第非儒儒者
之學爲己而已君伯乎試思之思爲其所當爲也當
爲而爲爲無所爲而爲洵朱先生所訓天理當然吾不
得不然者也且爲士者不安於小成可以成大器不
誘於小利可以立大業故栗翁亦曰一毫不及聖人
吾事未了吾師梅翁亦引武侯說曰鞠躬盡瘁斃而
後已其爲自任顧不重歟其爲責顧不大歟豪傑之
資豈世無其人生也或非其處學也或非其師或啓
之而戕之者衆以致占便自小罔全其天器無怪乎

其世之良材鄉無善俗也君伯氣豪材良眞可與入道者幸以至死不變之志萬夫莫奪之勇擔夯脊梁卓立不搖使古之學駸駸乎發灰管動則庶見吾道之盛斯文之美君伯乎其圖之且就正不於有道之門其何以得聞仁義道德之術以究闡其志業且居業淺閱理鮮鮮不爲人所動中途而廢是皆君伯所熟算而自裁者耳君伯乎其圖之因循退托姑待明日便不可莫以告者之非其人而並與其言而邈聽之擬資觀善之益用托歲寒之期所以張口掉舌自忘其苦傾倒于知舊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

與鄭君伯 辛酉六月九日

人皆以堯舜爲莫可學學則便以堯舜對待所以無人能志學者若見爲學人其言其行有不及堯舜處便悵然反小之噫學之豈能便與堯舜等但其立志以堯舜自期待進進不已畢竟做爲堯爲舜然則今日賢者當卓然自期以堯舜不以不及堯舜預料而便自沮其心也

答韓極瑞 致星○ 辛酉六月九日

示諭爲長者折枝亦由敬長服役之志先有以立也如非見得之明曷能道得乃爾學問只是正吾心修

吾身絕非爲人而志爲人而沮一此做去何患志業之不成就也奮拔志氣勇猛着力日用事爲之間惟尋討是當則施功有所依據若只靠紙面說話謄口上目奚所益哉竊恐賢者非才智不及但欠風力不能自拔流俗顧不俊素以闒茸過不自量妄以爲學問一與風俗可變世道可回使賢者多而小人小是以聞士有才藝聲望之出等夷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其人爲歎及其得見也旣拳拳以學問爲勸殆不省自己空疎而反被人所笑者多矣然其情亦慽矣大丈夫生此世其功名事業章章了勘無一可記於

千載之下則亦盛論所謂蕭艾之空自榮枯豈不可哀也哉吾黨之士若一乃心力各相勉勵扶豎以起則庶可以不多讓古人之事業其於導化一世豈小也哉一部曾傳爲學次第莫詳於此章與君伯共理此書相講討疑晦逐字勘詳時以相聞醒此慵踈

答禹 宅龍◇辛巳八月六日

向於對晤時賢者以求放心三字謂爲學第一義諦賢者已得其眞詮矣一念之走便墮坑落塹一處之差便翻天倒地此是匹似閒底事知得此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操之之道敬以直內此皆先賢

之已說得眞切者益慥慥從事於斯

答李希彦 柄喆

兩喪家相慰答尤菴先生有各用其式之語而奈何二字改以如何役事所縻四字改以衰麻在身亦宜也

大學以義利二字終之孟子開卷第一說是義利二字則此可見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齊治章是新民之始而以宜先二字緊重下語此陶菴說也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四